

鲜为人知·独家披露

My Experience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

亲历安理会

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

陈伟雄/著



鲜 为 人 知

独 家 披 露

**My Experience in the UN
Security Council** 亲历安理会
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

陈伟雄 / 著

经济日报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历安理会：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/陈伟雄著 .

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2001.10

ISBN 7-80127-921-2

I . 亲 ... II . 陈 ... III .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—概况
IV . D813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1799 号

亲历安理会——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

| | |
|--------|--|
| 作 者 | 陈伟雄 |
| 责任编辑 | 陈佩 |
| 责任校对 | 纪威 |
| 出版发行 | 经济日报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(邮政编码:100054) |
| 电 话 | (010)63567690 (编辑部) (010)63567684 (总编室) (010)63567683 (发行部) (010)63567687 (邮购部) |
| 网 址 | edp.ced.com.cn |
| E-mail | edp@ced.com.cn |
| 经 销 |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大地印刷厂 |
| 开 本 | 850×1168mm 1/32 |
| 印 张 | 8.25 |
| 字 数 | 160 千字 |
| 版 次 |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|
| 印 次 |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7-80127-921-2/D.90 |
| 定 价 | 14.80 元 |

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前　　言

亲历安理会

我决定写这本书，并将其定名为《亲历安理会》，原因很简单：一是我从事外交工作近20年，算是“见多识广”。其间，我在联合国安理会工作过5年多，加过班、流过汗、挨过饿、失过眠。此前，我还在非洲的艰苦地区“锻炼”过。总之，借用我们国家领导人的一句名言，在外交领域“从黑头发干到了白头发”。二是书中所写内容“杂乱无章”，可伸可缩，可东可西，可远可近，可叙可议，甚至可雅可俗，“拼凑”起来也非常方便。

我国领导人最近经常提醒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想一下，人在一生中能为国家做一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？我作为一名现役外交官，有义务，也有责任向大家讲述外交领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，揭开外交舞台上的“神秘面纱”，让国人了解外交工作的“之乎者也”。既然属于老实人，亦曾经办过老实事，书中自然应该说些“老实话”。写书如同“促膝谈心”，采用“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算哪里”的“恳谈”方式是最易受人欢迎的。

现在出书成了“时尚”，彼此竞争激烈。要别人在书的汪洋中选购这本书是不容易的，要读者从头到尾看完

2 前 言

书中所有的章节就更不容易了。如果有人读完这本书，觉得所花的钱和时间还算值，我将感到“十分荣幸”。当然，这次并非是“外交辞令”！

作 者

2001年6月于北京

My Experience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

安理会是什么会
联合国内的“怪事”
五花八门的磋商
谈判桌上的“窍门儿”
在安理会内“抗日”
在安理会说“不”
安理会主席怎么当

鲜为人知 独家披露



陈伟雄，1959年8月生于广东省，1976年下乡当知青。恢复全国高考后，于1978年考入广东外国语学院，获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。198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。先后在外交部非洲司、国际司、我国驻塞拉利昂使馆和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。曾参加过联合国在维和行动、预防性外交和人权领域的专业培训，并参加过多届联合国大会和一系列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。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五年工作期间，任我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大使顾问。现系外交部参赞。

内容简介

作为职业外交官的本书作者，曾在安理会工作过5年，对多边外交的风云变幻“见多识广”。在本书中，作者以幽默的语言向读者披露了安理会内部繁琐的运作机制，安理会主席的甜酸苦辣，联合国秘书长的诞生，中国在安理会如何说“不”等一连串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前言 | (1) |
| 安理会是什么会 | (1) |
| 大使羡慕“大圣” | (6) |
| 万事开头难 | (10) |
| 激扬文字 | (14) |
| 机智与幽默 | (21) |
| 粗心与大意 | (26) |
| 联合国内的“怪事” | (29) |
| “李家铃” | (39) |
| “玩”程序 | (42) |
| 五花八门的磋商 | (47) |
| 竹子精神 | (51) |
| 泊车风波 | (55) |
| 主席怎么当 | (59) |
| 主持会议的“艺术” | (67) |
| 谈判桌上的“窍门儿” | (70) |
| 来而不往非“礼”也 | (74) |

亲历安理会

2 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送礼”和“吃喝”之风 | (78) |
| 多角恋爱 | (82) |
| 他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| (89) |
| 在安理会内“抗日” | (94) |
| 第七章不是“乐章” | (102) |
| 在安理会说“不” | (105) |
| 安理会内的“见习生” | (112) |
| 八股文 | (115) |
| 说好英国话 | (119) |
| 我为大使“捡”了一命 | (123) |
| “变”与“不变” | (128) |
| “树倒”与“抽丝” | (134) |
| 朝中有人好办事 | (137) |
| 大使,请您跟着我的速度 | (140) |
| 消防队 | (143) |
| 国际警察 | (146) |
|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| (149) |
| 外交官的 ABC | (153) |
| 衣食住行 | (156) |
| 祝酒辞 | (163) |
| 联络官有多大 | (166) |
| 耗子搬家 | (173) |
| “千年虫”会议花絮 | (177) |
| 一次成功的世纪聚会 | (182) |
| 风云迭起的选举 | (187) |
| 得道多助 | (19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好事多磨 | (203) |
| 雨中献礼见真情 | (206) |
| 国际会议上的“小动作” | (211) |
| 雕虫小技 | (215) |
| 防人之心不可无 | (218) |
| 外交官的“难言之隐” | (221) |
| 前车之鉴 | (224) |
| “沙龙”变“沙场” | (227) |
| “数字化”等于“复杂化” | (231) |
| 他山之石 | (234) |
| 牙痛与心痛 | (237) |
| 再度“上山下乡” | (240) |
| 望女成凤 | (248) |
| “对外”简历 | (251) |
| 后记 | (256) |

亲历亲闻
理念

安理会是什么会

安理会是啥会儿，会个啥？这是我迄今仍然“扪心自问”的一个问题。目前可供选择的答案大概有如下一些：

安理会是联合国内最为重要的机构。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白纸黑字的规定，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。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段“口诀”：国与国之间“吵嘴打架”去找谁？去找安理会。一国内部冲突的“乱麻”理不清去找谁？去找安理会。大家感觉自己“头痛脑热”或觉得世界上哪个角落好像“不舒服”而不知道去找谁时去找谁？还是先找安理会！

安理会是联合国内最为繁忙的地方。开会时“甲方乙方”是“不见不散”，讨论起来则是“没完没了”，做出的各种决议是“举不胜举”，多如牛毛。

安理会是联合国会员国趋之若鹜的“对象”。为了争取其中一届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，有关国家使出浑身解数，日夜游说，到处拉票。成功者“踌躇满志”，落选者“毫不气馁”，发誓下次再会。

安理会也是各国优秀人材汇聚一堂的竞技场。年长的外交官“老谋深算”，年轻的外交官“青出于蓝”。

2 安理会是什么会

许多人在安理会内或“不打不成交”，或“日久见人心”，或经过“修炼”最终取得“正果”。

据外交界的老前辈们回忆，冷战时期，两个超级大国“势均力敌”、“各怀鬼胎”，对世界事务所持立场南辕北辙。安理会也因这两个大国互不相让而无法举行会议，有时甚至半年才开一次例会。费了“九牛二虎”之力才好不容易进入安理会的其他非常任理事国代表，就像“盼星星、盼月亮”似地等待开会。

冷战结束后，世界并不太平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不灭，各国领土纠纷愈演愈烈，宗教和民族矛盾明显激化，经济竞争不断加剧，贫富差别继续扩大，世界各地区的冲突有增无减。旧的热点没有“冷却”，新的热点则在不断“升温”。安理会的工作也今非昔比，对新形势下的各种问题应接不暇，会议连绵，整天“疲于奔命”。有人形容说：“美利坚的税多，联合国的会多”。安理会下列一组数字可作佐证：

1988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55次，全体磋商62次，通过决议20项，主席声明8项；1989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69次，全体磋商80次，通过决议20项，主席声明17项；1990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70次，全体磋商80次，通过决议37项，主席声明14项；1991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53次，全体磋商115次，通过决议42项，主席声明21项；1992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33次，全体磋商188次，通过决议74项，主席声明83项；1993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71次，全体磋商253次，通过决议93项，主席声明88项；1994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65次，全体磋商273

次,通过决议 77 项,主席声明 82 项;1995 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36 次,全体磋商 251 次,通过决议 66 项,主席声明 63 项;1996 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17 次,全体磋商 214 次,通过决议 57 项,主席声明 49 项;1997 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23 次,全体磋商 229 次,通过决议 54 项,主席声明 57 项;1998 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19 次,全体磋商 226 次,通过决议 73 项,主席声明 38 项;1999 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30 次,全体磋商 237 次,通过决议 65 项,主席声明 34 项;2000 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73 次,全体磋商 210 次,通过决议 50 项,主席声明 40 项;2001 年 1 月至 6 月,安理会有正式会议 104 次,全体磋商 101 次,通过决议 25 项,主席声明 16 项。

至于安理会理事国之间,理事国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之间的“秘密”磋商和接触则更是“天文数字”,无法统计。

尽管安理会的工作如此紧张、繁忙和辛苦,联合国的会员国却无不想方设法跻身进去。他们愿意去“自讨苦吃”的原因估计有二:

一是因为安理会有“权”。安理会是联合国内惟一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机构,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可以带有强制性质。安理会的决议一旦获得通过,联合国所有会员国“理解的”要执行,“不理解的”也要执行,而且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尽快“理解”。各国当然希望在安理会占有一席之地,参与对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的决策。

二是因为安理会有“利”。安理会内信息快捷、集中,而且比较准确。世界上事关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情,无

— 4 安理会是什么会

论是“西瓜”还是“芝麻”，它都可以审议。据统计，安理会迄今处理的议题就达 150 多项之多。跻身“圈内”，对重大问题享有发言权，不但可以为全人类的和平做些贡献，而且也能为各自地区的稳定做些努力。至于是否可以为本国谋些“利益”，就不便明说了。



安理会表决现场

每年年底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最为“难过”的日子。一些任期已满的理事国不得不“挥泪而别”。一些“弹丸小国”在联合国 50 多年的生涯中好不容易才遇到“入会”良辰，非常珍惜两年光景，因此工作时“勤奋过人”。就算到了每年的年关也没有一点“松劲”，而是纷纷要求安理会加班加点，“大干快上”，以便发挥他们最后的“余热”。

新的理事国则早已“磨刀霍霍”，并且“粮草先行”，从国内火速派十余名“将士”到纽约增援。这些新的理事国

上至大使,下至“小萝卜头”,请客的请客,拜会的拜会,干劲可谓“冲天”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,本是集体的力量,理应反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意愿。光由一个大国在其中“指手画脚”是绝对不能允许的!

大使羡慕“大圣”

联合国的大使们有一句口头禅：“当今世界，既有机遇，也有挑战”。当然，“机遇”多了，“挑战”也会相应多起来。联合国内的各类磋商、会见、会议、宴会、招待会“排山倒海”般压将过来，大使们因此终日忙于“招架”。

对于联合国的各国大使来说，身体是“革命”的本钱。如果没有过硬的身体，在联合国是根本“呆”不下去的，对于安理会内的大使来说尤其如此。他们不但需要“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”，而且还要“两手硬”：一方面要审议安理会的棘手难题，为寻找解决问题的“良方”而绞尽脑汁，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处理联合国其他机构的重要事务。在安理会磋商室内，常常见到一些大使时而“正襟危坐”，时而“拂袖而去”，更多的如“走马灯”似的与副手在席位上轮流“执政”，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，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。用“百忙”两字来形容中国大使的工作日程一点也不为过。

我曾在我国第六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大使（现为外交部副部长）身边工作过。我发现他的“陆地一号”